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GROUP

# 故事会

®

故事会  
5元  
精品系列



STORIES

## 男子汉故事



12478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 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### 第三辑

旅途故事  
间谍故事  
神奇故事  
名作故事  
16岁故事  
打官司故事  
捣蛋鬼故事  
男子汉故事  
芝麻官故事  
生意经故事

故事会 **5** 元精品系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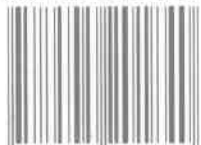
## 男子汉故事



小伙子

小伙子和女友坐大巴回乡，正瞌睡时，突然被刺鼻的浓烟熏醒，原来车上的发动机部位蹿出一股大火，车门已无法打开。小伙子立刻推醒女友，砸烂窗玻璃，将她托了出去。他自己正要越窗逃离火海，突然听到身后女人和孩子的哭喊，他来不及细想，就加入了救人的行列，把一名又一名妇女和孩子从窗口托出去。后来，火势越来越猛，火舌封死了所有的窗户出口……在清点现场时人们发现，全车16名遇难者中，有10名是像小伙子一样为救助他人而延误生机的身强力壮的男人。灾难面前，爱心见证真正的男子汉：生死关头，男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，叫“责任”。

ISBN 978-7-5452-0184-0



9 787545 201840 >

定价：5.00元

www.storychina.cn

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GROUP

故事会  
5元  
精品系列



STORIES

# 故事会

## 男子汉故事

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 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[www.ertongbo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.com)



上海文艺出版总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男子汉故事 / 《故事会》编辑部编. — 上海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,

2009.2初版(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) ISBN 978-7-5452-0184-0

I. 男... II. 故...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世界 IV.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81326号

丛书名: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

书名: 男子汉故事

主编: 何承伟

编委: 何承伟 吴伦 姚自豪 夏一鸣

责任编辑: 鲍放

装帧设计: 王伟

责任督印: 张凯

出版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·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发行: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: 021-54667902

地址: 上海市绍兴路74号

邮编: 200020

印刷: 上海华文印刷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

版次: 2009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规格: 770×860 32开 印张5

书号: ISBN 978-7-5452-0184-0/G·027

定价: 5.00元

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, 请向印刷厂或发行部联系。Tel: 021-54667902

版权所有·不准翻印



STORIES
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(00193) www.storichina.cn
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, 免收邮费(挂号除外)

汇款地址: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(200020); 收款人: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联系电话: 021-54667910

## 编者的话

《故事会》杂志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旗下一本以发表故事为主的通俗文学刊物，其发行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综合类期刊中一直名列前茅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她始终与时俱进，不断开拓创新，以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，清新明快的节奏，生动活泼的风格，亦庄亦谐的美感，赢得了海内外数千万读者的喜爱。

无数事实、经验和理性已经证明：好故事可以影响人的一生。而以我们之见，所谓好故事，在内容上讲述的应是做人与处世的道理，在形式上也应听得进、记得住、讲得出、传得开，而且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她的本质特征和艺术光彩。

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好故事，阅读好故事，欣赏好故事，珍藏好故事，传播好故事，我们特编选了一套“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”以飨之。其选择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点：

- 一、在《故事会》杂志上发表的作品。
  - 二、有过目不忘的艺术感染力。
  - 三、有恒久的趣味，对今天的读者仍有启迪作用。
- 愿好故事伴随你的一生！

《故事会》编辑部

# 目 录

## 一乡之长

- 新官上任 ..... 2  
惹火烧身 ..... 5  
削职为民 ..... 12  
福兮祸兮 ..... 13

## 无冕卫士

- 路见不平 ..... 17  
是非颠倒 ..... 20  
针锋相对 ..... 24  
不屈不挠 ..... 27  
还我公道 ..... 31

## 血性男儿

- 哀哀哭亡母 ..... 36  
怪哉奇女郎 ..... 38  
花坛失金镯 ..... 41  
难解团团谜 ..... 42  
夜闯咖啡馆 ..... 45  
苦水诉不尽 ..... 47  
血溅小雀街 ..... 52

## 诚实山民

- 勇斗熊瞎子 ..... 58  
茅屋救弱女 ..... 61  
男人与女人 ..... 64  
情系雷雨夜 ..... 67  
妹呀别怪哥 ..... 70

### 未了官司

- 难批的申请..... 74  
棺材里活人..... 77  
三进乡政府..... 80  
两封群众信..... 83  
狡诈的报复..... 87  
官司打输了..... 90  
获证再上告..... 93

### 怒砸校门

- 开门打恶狗..... 97  
难坏老乡长..... 101  
忍辱陈原委..... 104  
挥泪留英才..... 106

### 空中拼搏

- 歹徒劫客机..... 111  
女客遭残杀..... 114  
设计巧周旋..... 117  
斗敌显神功..... 124  
风云多变化..... 130

### 大地旋风

- 捎来的媳妇..... 134  
古怪的顾客..... 138  
讨厌的“老三”..... 141  
微笑的杀机..... 144  
空前的复仇..... 150

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在一生中能干一番不同寻常的大事,就比没有远大理想的可怜虫有着更多的成功机会。



# 一乡之长



## 新官上任

北岭乡，是全县出名的穷乡，好几届来北岭乡的乡长都是拍着胸膛上任，拍拍屁股调出，本届乡长任期未清就一再要求请调。一国不能无君，一乡不能无长。于是，上级派来一位代乡长。这位代乡长实际上就是乡长，只是等人大代表画圈罢了。

代乡长深知，要想代表们画圈不那么容易，得用政绩换取。人民代表大会就在下月召开，必须要在代理期间有所作为。

代乡长认为北岭乡穷主要是干部思想保守，而思想保守又是因为见识太少，于是决定组织大家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
可是，大家都走，留谁管家？代乡长为此犯难了。他找过不少人，不是不能说胜任，就是说身体不好，都婉言谢绝。他觉得自己初来乍到，不好得罪人。代乡长降低标准突然想到土地管

理员小王。小王是去年才从农村招聘上来的，农未转非，职未转正，考验阶段的干部是最听话的，何况是乡领导亲自找。

代乡长找到小王说：“小王同志，这次三套班子的领导都出去，想叫你管管家。”小王问：“管家是做什么的？”“代理我的工作，一乡之长。”

代乡长说完这句话自觉不妥，担子太重，惟恐小王不肯挑，于是补充说：“其实，这也没有什么，该处理的你就处理，能解决的你就解决，按政策原则办事，你就大胆地干吧。”

代乡长还在考虑如何给这个试用干部做些暗示性动员，以便让他接任，好向上级交代。岂料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小王答应得就像咬黄瓜一样干脆：“行，请领导放心。”

代乡长心中一块石头落地。他找书记汇报。书记也说，给青年人压压担子是最好的锻炼，反正时间也不长，相信不会出什么乱子，就同意了代乡长的意见。于是第二天，乡里领导浩浩荡荡外出考察取经去了，小王代理了代乡长的工作，大家都叫他“代代乡长”。

小王，圆圆的脸儿，粗眉大眼，身体壮实，今年24岁，还没结婚。平时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因为乡政府灶房三天打鱼、两天晒网，他就常常到乡政府前公路边的粥亭去吃玉米粥。常来常往，小王对卖玉米粥的阿翠姑娘有点那个意思。

因为有了点意思，他就有事无事到粥亭里坐坐，有话无话找阿翠聊聊。阿翠小小王两岁，人很朴实。阿翠的母亲是个寡妇，只有阿翠这么个女儿，她恨不得阿翠早日成家，这男女间的事她是过来人，小王的举动她能看不出吗？她暗中鼓励阿翠主动进攻，说小王人不错，能嫁个干部，以后孤儿寡母也有依靠。可阿翠没点头也没摇头，只是脸红，谁知她心里想什么。小王照样吃粥，照样付钱；阿翠照样微笑，照样热情服务。

小王第一天上任，刚在办公室椅子上坐下，只听一声“代代

乡长”，通讯员小苏故意把音量提高八度，边喊边闯了进来。

小苏和小王两个人平时同住一间房，同煮一锅灶，你的是我的，我的是你的，吃喝玩乐形影不离。小王故意板起脸，一本正经说：“小心，讽刺打击领导，我不处分你才怪！”小苏伸伸舌头：“好厉害的代代乡长。我提醒你，有权不用，过期作废。”“对，这才是正经话。”小王连连点头，“有什么你就说，我们俩用不着弯山弯水。”

小苏忙“啪”一个立正：“报告代代乡长，外面有人来催账，请你去处理。”小苏非常清楚，对这事不用说小王为难，就是代乡长在家也难处理，财务那里连差旅费也没钱报销。

小王问：“什么账？”

“植树节那天，乡政府在红华饭店开了一桌饭。”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烟酒饭菜、卡拉OK，总共五百元。”

“哪些人参加？”

“具体不清楚，一共是十个，秘书签的字。”

“立即付款。”小王话音不高，却很果断。

“钱呢？”小苏摊开双手，“会计说，这个月连水电费都交不起，从哪里开支？”小王不假思索，语气铿锵地说：“今天不正发工资吗？叫会计查清，谁吃饭谁出钱，每人扣五十。”

小苏神色紧张地拉拉他说：“这……听说，代乡长他们都参加的。”小王把小苏推出门，说：“啰唆什么！去。”

小苏于是照样传达，财务照样办理。

红华饭店顺利收到这笔呆账，消息很快传开。接着，几家饭店、卡拉OK厅不失时机地接踵而来，都是催账。小苏再找小王，小王瞪小苏一眼说：“这类事不用再请示，办法照旧。”

小苏又照样传达，财务又照样处理。

抹完了一屁股账，小苏告诉小王：“秘书的工资连各种补贴

只剩下四十八元了。”小王说：“四十八元够吃了，我们乡农民每年人均收入才五百元，每月有多少？”小苏不再说什么，转身出门去了。

小王忙了一阵，肚子“闹革命”了，这才想起自己还没吃早饭，于是就到阿翠那里吃玉米粥去了。

## 惹火烧身

小王来到粥亭，阿翠脸上显出两个浅浅的迷人酒窝，笑眯眯地说：“小王，今天还吃玉米粥？”“怎么，不欢迎？”小王不待阿翠回答，拖过一张竹凳坐到饭桌边。“不是不欢迎，我是说，你当乡长了，还不上红华饭店？”

阿翠妈闻声凑过来：“小王，你当乡长了？”“别听阿翠乱讲，只是临时代理几天。”“哟，难怪今早街上人议论纷纷，说乡里有个代代乡长办事好干脆，我还打算去找他呢，原来是你。”

“妈，让小王吃了再说吧。”阿翠怕妈唠叨不停，端过粥盆，摆上几碟酸菜，说，“小王，今天免费招待，算是祝贺你。”“哟，当官有点好处哦，连卖玉米粥的姑娘都行贿啦。”小王开玩笑，又想把话题拉长逗逗阿翠。“谁说的，你是常客嘛。”阿翠腼腆一笑。“好，我这常客今后就长期来，你答应？”小王这完全是顺口溜出的笑话，可成熟的姑娘总是特别敏感，阿翠顿时脸红得像个苹果。

阿翠妈一听，乐得满脸绽开了花：“好啊好啊，我们是蚂蚁上墙——巴不得。可我们家……”不知为什么，阿翠妈的脸上突然晴转多云了。

小王说：“大婶，你不是说想去找我吗？有什么事你就说吧。”“咳！”阿翠妈满脸愁容，长叹一声，“你看前面那个红华饭店……”“呵！”代代乡长突然悟过来，“大婶，这事明天给你

解决。”

阿翠在一旁听了心里想：这代代乡长是吃了灯草，说得轻巧。她没把心里想的说出来，只是瞅了他一下。

小王急急吞下两碗玉米粥，就匆匆出门去了。小王是土地管理员，阿翠妈提的这件事他怎么不清楚？

去年，公路国道线改建，决定修通北岭镇头，那片荒岭原来是野猪豺狼场所，一下子变成黄金宝地，群众一哄而起，都到路两旁占地建房，谁都懂得“要想富靠大路”的道理。那时小王刚被招聘到乡里，跟着土地助理喊破了喉咙，才把那占路建房的风头压下去。

阿翠家那两间泥房就在路边，周围种下荆棘刺竹围成篱笆墙。母女俩挖掉靠路一边的竹苑，也想占个门面。经政府动员，阿翠家也和其他群众一样，房基地统统退出距路15米外。然后母女俩请来亲戚朋友帮工，筑了一间泥巴房，做起卖玉米粥的小生意。

可是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一些房基地又逐步向公路靠拢。公路指挥部多次找乡政府，乡政府三令五申都制止不下，因此公路两旁的排水工程至今无法施工。

阿翠家的粥亭地处丁字路口，是难得的黄金地带。而现在前面被红华饭店堵住，生意哪能兴隆？

阿翠妈找红华饭店的老板论理，老板说：“我不占你地，你家的路原来也不往这边走。违章建筑有上级处理，这事与你无关。”

阿翠妈找上级反映，跑断两条腿还是无济于事，红华饭店的污水照样往她这边流，煤渣、垃圾照样往她这边倒。

红华饭店原来是几根木柱，油毛毡盖顶，但不到一个月就砌上灰砂砖墙，盖上了红瓦。阿翠母女俩就躲在那房背后卖粥，你说窝囊不窝囊，受气不受气？为这，阿翠妈的眼泪流了又干，干

了又流。

小王从粥亭出来，拐个弯，进了红华饭店。饭店刘老板迎上来笑道：“王乡长，可把你盼来啦，请坐请坐。”

这个刘老板，消息真灵通，小王今早才上任，他前天就知道了。他到乡政府催账其实并不抱结账希望，目的是认识认识这位代代乡长，试探一下红华饭店的基地问题。不料小王把账结得那么干脆，他也不好再去了。此刻，刘老板边端凳子边向内喊：“上茶、上烟、上菜！”“不啦，我已经吃过了。”小王连坐也不坐，就问，“刘老板，上个月乡政府送来的通知你看过了没有？”“看过了，看过了，乡政府的通告我能不认真看吗？只是……”

“看过就好。”小王打断刘老板的话，“按通告办理，你这饭店今天要拆除。好啦，我还有事，明天见。”刘老板还想说什么，小王走了。刘老板望着小王的背影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：“小人得志！”

小王离开红华饭店，又去了路两旁的其他粉摊、饭店、水果店、烟酒店。小王对每一家都很熟悉，上个月乡政府的通告是他和小苏挨家挨户送去的，而且到每家都说得口水干了才出门。不过今天小王干脆多了，到每一家都像到刘老板家一样，通知完了就走，屁股没有沾过板凳，也没有喝过一口茶水。

做完这一切，小王借了一部单车，一溜烟就往县城跑。再从县城回到家，已是深夜十一点多钟了。他狼吞虎咽地把厨房里的饭菜吃光后，也不惊醒小苏，倒下头，一觉睡到大天亮。

醒来后，小王一骨碌爬起来，冲着对面床上的小苏喊：“快起来，还做什么美梦。”小苏睡眠惺忪地望着小王那乱七八糟的床，问：“昨晚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是不是到粥店幽会去了？”

小王过去伸手把小苏的被子一掀：“你少废话，快起来，通知全体干部到会议室开会。”“什么时候？”“现在。”“现在？”小苏指了指桌上的闹钟：“我的代代乡长，现在才六点钟。”

但小苏说归说、做归做，他脸也顾不得洗，就挨家挨户去拍门通知了。

一会儿，在家的干部一下子都齐刷刷地来到了会场，大家都想看看这新官上任今天要烧哪一把火。

小王见大家到齐了，就开门见山说：“乡政府关于禁止在公路两旁乱搭乱盖的通告，昨天到期，现在大家分头到各家各户检查落实情况，立即回来汇报。”

很多干部都把这通告忘掉了，经代代乡长一提，才想起确实有那么回事。也难怪，过去这类通告不知发过多少次，哪次都是发完就完了，很少有人再过问。所以此刻大家议论纷纷，很多同志说，这事难度大，还是等领导班子考察回来再说吧。但小王坚决摇头，说：“不能等，领导回来还有更多的事要做。”大家不好再说什么，而且想想也只是去了解情况，回来汇报就算交差了事。

不到半个小时，小王派出去的这些干部陆续回来了。情况不妙，没有一家拆迁。小王问：“为什么？”干部们你看看我、我望望你。

小王转向小苏：“你说。”小苏吞吞吐吐说：“我……我问了几家，都说……说……红华饭店……”小王火了：“你今天是怎么啦，讲话就像水中打屁？”小苏不乐意了：好你个代代乡长，就只能拿我出气？那好，我就照实说，看你怎样。小苏壮着胆子站起来，说：“很多人都说，你们干部专拣软的欺，红华饭店谁敢碰？红华饭店老板硬气得很，理也不理。”

小苏一开口，大家也就七嘴八舌说开了，纷纷反映，很多店家老板都说，“只要红华饭店拆，我们马上拆”。

“果然不出所料。”小王自言自语，他沉思片刻，突然站起，手一挥：“走！就从红华饭店开刀！”

“小王，你、你敢？”小苏惊恐地望着小王，大家也瞪大眼睛盯着这位才当了一天代代乡长的年轻人。小王斩钉截铁说：“废

话！执行乡政府的决定都不敢，我还当什么乡长？有权不用，过期作废，快走！”

小王大步流星走在前，大家小心翼翼跟后，谁都知道拆除红华饭店简直就像炸掉一座钢筋桥。

红华饭店的刘老板，是正宗的本地人，真名刘壮，别名刘闯，这是朋友们借洪湖赤卫队刘队长的威对他的尊称，每次酒席上，只要朋友们唱那句“刘队长有胆量”的歌，他都连干三杯，脸不变色心不跳。刘老板今年还未满三十，老板娘就换了三个，一个比一个“骚”气蓬勃。据他酒后吐真言，下半场还要换人呢。刘老板生得牛高马大，虽无文才，但有武功，自称老大，手下还有十多员干将。刘老板外交手段不得了，经常和一些“大盖帽”拍肩，彼此称兄道弟。前年他持刀逞强，险些断送一个果园职工的性命，可被捕进牢不到半个月就出来了，还专门有车接，一路鞭炮齐鸣，比老百姓的婚礼还热闹。常言道，强龙斗不过地头蛇，乡干部谁也不敢惹他。再说，刘老板还有一个姐夫在乡里任常务副书记，虽是个“副”字，他也没给过这个小舅子什么特殊恩惠，但就这关系，也着实对刘老板产生强势效应。

小王等一行一袋烟工夫就到了红华饭店。这时，在红华饭店门口坐着的，是刘老板的第三任老板娘，她涂脂抹粉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一对三角势利眼转来转去，像是专门在等候什么人。

老板娘见了小王一帮人，满脸堆笑：“哟，今天是王乡长请客吧，大家请进屋喝茶抽烟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扭着黄蜂腰走过来，动手就要拉小王。

“刘老板呢？”小王淡淡地问。他对那股胭脂味有过敏症，把脸掉过一边，顺便把这红华饭店从上到下、里里外外扫了一眼。“你问我们刘闯呀，”老板娘故意把重音落在“刘闯”两字上，“他骑摩托出去了。说是要请几个朋友来家喝酒，还有公安呢。大家先坐，等会一起聚聚嘛。你们都是我姐夫手下的干部，到我们

家也就等于到我姐夫家，大家别客气。”

小王不想听她啰唆，就问：“老板娘，昨天不是对你们说要搬这饭店吗？刚才乡政府的小苏又来通知，你们怎么还不动手？”“王乡长，我们家大业大，怎么能说搬就搬？现在忙着呢，没有人手，等我姐夫回来再说吧。”老板娘左一个“姐夫”，右一个“姐夫”，根本不把这个代代乡长放在眼里。

“没有人手好办，乡干部都来了，大家一起帮你动动手，老板娘慷慨供应些茶水就行了。”小王说着转身就下达命令：“大家动手，先搬家具，后拆砖瓦！”

“谁敢动手！”小王话音未落，刘老板像一尊凶神跳出来，把大家吓出一身冷汗。刘老板左手叉腰，右手食指直点到小王的额门：“姓王的，你算老几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到时候你就怪不得我了！”

小王纹丝不动，语气平和地说：“这话该我对你说才是。我们这是执行公务，请你知趣点。”“实话告诉你吧，”刘老板一屁股坐下，把凳子压得吱吱响，“这饭店是我姐夫同意办的，怎么处理他说了算！”

小王早就料到刘老板会端出他姐夫这张王牌。刘老板这位在乡党委任副书记的姐夫姓陈，小王严肃地对刘老板说：“我也实话告诉你吧，乡里关于严禁乱搭乱盖的通告，就是你姐夫陈副书记亲自签发的，这分量哪轻哪重你自己掂掂。何况陈副书记同意你办红华饭店，并不等于同意你违章建房。不要以为苍蝇落到老虎屁股上就安全了，只要它是苍蝇，就是躲到老虎嘴里，我们也要把它拍掉。刘老板，还是明智一点吧。”

刘老板嘶哑地狂吼道：“老子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明智，只知道谁触犯我的利益，我就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！”

“简直是无法无天！”小王忍无可忍，转身喝道，“大家赶快动手，强行拆除，有问题我负责！”可是一看，乡干部大部分已无影